

歷史的傷口

(本文插圖第4、5、48、49頁)

張學良被囚情結

● 劉 心 皇

警衛僕伺怕他自殺

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十二月二十七日張學良自西安送蔣介石到南京之後，即住在宋子文公館，行動雖然自由，蔣介石命戴笠派人暗中監視。

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軍法審判之後，即加以逮捕。張學良退出法庭，乘上汽車，並未回宋子文公館，直開到孔祥熙公館。當時孔公館的人早已奉命遷出。張學良自從被送到這裏，便開始了幽禁生活。對張學良的監視已經公開化了。孔公館的大門外，有軍統局的特務憲兵監視着，張學良已經完全失去了自由①。

民國廿六年(一九三七)元月，蔣介石回奉化休養，南京的軍事由何應欽主持。蔣介石命何應欽寫信給在北平的東北軍人賈冀翹、劉哲、莫德惠、王樹常，特許他們到孔祥熙公館會晤張學良。見面後，他們向張學良報告蔣委員長有意派王樹常去西安統帥東北軍，請張學良寫一信令東北將士服從。張學良當即表示反對，因為王樹常是個老好人，無法控制局面，軍隊一定會出事。

張學良拿起筆，準備寫信。在他們談話時旁有四個人在場監視，並拿着筆和簿子記他們的談話內容，結果張學良什麼也沒有寫。張學良當時情緒非常不好，似乎有自殺的念頭。中央政府也怕他自殺。

王樹常等告辭出來，便找何應欽商量，希望減輕張學良的精神負擔，外邊不要武裝衛兵，鐵門不要加鎖，警衛人員改用和氣的便衣人員，在附近暗中警戒。同時請求把張學良的夫人接來，讓他們住在一起，有人在身旁安慰可以避免一個人想不通，發生意外，何應欽向蔣請示，一切照辦②。

于鳳至與趙四輪伴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一月，軍統局奉蔣命把張學良送到蔣介石的家鄉浙江奉化溪口。一月十三日，張學良在四個便衣警察陪同下，乘專機到達奉化。抵達奉化後，張學良被安置在溪口的武嶺學校內居住。這時戴笠在溪口成立一個專門監視看守張學良的特務隊。這個特務隊由戴笠親自策劃組成，他派軍統局和憲兵司令

部負責，並稱之為「張學良先生招待所」。這個組織由隊長劉乙光負責，下面設有隊副，隊副專門負責開支。還有隊員三十人，分四個小組輪流值班。特務隊的全稱是「軍統局派駐張學良先生招待所警衛隊」。隊員的任務是秘密監視張學良的一言一行，有言必記，有行必書，隨時向隊長匯報。隊長向蔣報告。

張學良在武嶺學校只住了兩天，便遷移到距武嶺學校五、六華里的雪竇山去了③。

在張學良情緒萬分頹喪、精神極端苦悶時，張學良夫人于鳳至女士來到雪竇山。這對孤寂、苦悶的張學良來說是一個意外的喜訊，也是精神上的極大安慰。隨同張夫人來的有在張家工作多年的王奶奶，以及三名跟隨張學良多年的東北籍副官，他們都是為了照顧張學良的生活而來的。

張夫人于鳳至在雪竇山時，曾給宋美齡及孔祥熙夫人寫信，要求她們設法協助釋放少帥，她們却一字未回④。于鳳至住了不到一個月就回上海去了，換趙四小姐來陪伴他。以後于鳳至和趙四小姐輪流來溪口陪伴張學良。自從這兩位夫人來到雪竇山後，張學良由沉默寡言變為談笑風生。

，愁雲密布的臉上出現了笑容⑤。

幽居溪口訪客不絕

張學良幽禁在溪口時，所有去看望張學良的高級官員，都是經過蔣介石核准的。蔣核准他們去看望張學良，也是要張學良疏解一下煩憂的。那些人去看望，便有左列的記載：

張作霖的朋友東北耆宿、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莫德惠，千里迢迢來到溪口看望張學良，張學良對莫德惠很尊敬，見到他就像見到了親人一樣，雙方激動得說不出話來，只以熱淚盈眶表示心情。

在西安事變扮演重要角色的端納也來溪口看望張學良，張學良還特別以西餐招待了這個外國顧問。事後張學良說：「想不到他也跑來看我。」

來溪口看望張學良的要人還有：宋子文、汪精衛、錢大鈞、陳布雷、吳國禎、賀耀祖、祝紹周、何柱國、宋子良、董顯光等。張學良招待吃過飯的有：汪精衛、莫德惠、宋子文、端納、賀耀祖、董顯光等。

汪精衛由董顯光陪同前來吃過午飯（董顯光是蔣介石的老師，可能是蔣介石派來監視汪精衛的），張學良同客人乘轎遊山逛景，觀覽名勝。汪精衛的遊興很濃，張學良曾幾次問汪精衛累不累，汪精衛都回答說不累，分別時雙方都很客氣。

宋子文來雪竇山時，曾在山上住了一夜，兩人促膝長談，宋子文還有意想將他在美國的女兒許配給張學良在美的兒子。

第二天清晨分手時，二人均依依不捨。張學良的四弟張學思也來溪口看望過他。

邵力子、傅學文夫婦和張學良情誼深厚，為了解除張學良的消沉和寂寞，在雪竇山陪同張學良住了一個多月。

邵力子夫婦離開雪竇山後，國民黨中國銀行總裁貝松蓀夫婦和浙江省警察局長趙龍文夫婦先後來山上陪同張學良住了一段。

一九三七年春天，蔣介石同父異母的哥哥蔣錫侯死了。在溪口開弔時，國民黨要員很多人前來溪口弔孝，開弔那天，張學良在劉乙光率領的警衛人員陪同下也去了⑥。

抗戰期間一再流徙

七七事變之後，張學良對於抗戰前途的看法，據保護他的某特務隊員說：「自從中日雙方打起來之後，山上的人，都驚惶得不得了，只有張先生鎮靜如常，而且顯出極端興奮的神情！他曾對劉祕書和我說：『中日戰端一開，一定要拚個你死我活，依我看，這是我們同日本算總賬的日子到了，這正如蔣先生所說的那樣，非打到最後不止！』」

那位特務隊員S君說：「至於張先生自己是否以為中日開戰以後，可能提前恢復自由這一點，他從來不向我們作任何表示的。」

「自七七事變發生之後，劉祕書和我，都在替張先生暗暗高興，認為他的恢復自由將是旦夕間事！不料『八一三』上海戰事發生，張先生被釋放之事，還是消息杳然。有一天，劉祕書和我

談到這件事，我說：『蔣先生要放張先生，早就放了，到現在還不放，恐怕短時間不會放了啊！』劉祕書當時也有同感。

「不但我和劉祕書有此想法，張先生本人在外表上雖不作任何表示，這時又豈能無動於中？有一天是陰曆八月十五日，過中秋團圓節，張先生帶了幾分酒意不覺流露了一點真情，他慷慨激昂地對我說：『如果講到錢，有多少我自己也不知道；講名，除了蔣先生就是我了。……唉！今天還說什麼呢？』說到這裏張先生就言語模糊，沒有下文。像這樣的話，自然是酒後有感而發。」

⑦ 這是和張學良生活在一起的話，是說張學良在「七七事變」到「八一三」上海戰事發生這一階段，估計蔣先生會放他出去，叫他完成抗日的願望。但他不形於色。更沒有給蔣先生寫信要求參加抗日，因為他知道他寫信是沒有用的，只有蔣先生自發自動的放他出去，他才能出去。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中秋節之後，南京來了電話叫張學良移往安徽黃山，這當然是奉蔣先生的命令。此後，又先後遷移到，江西萍鄉、湖南彬州、沅陵、貴州修文、息峯。高山流會根據特務隊員的說法，張實際駐在修文，對外宣傳是息峯。他說：「在從前，國人只知道張先生被幽居在貴州的息峯，並不知修文，這也可能是當局故意這麼說的，其實息峯距修文，還有很遠一段路程⑧。到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十一月，蔣介石下令，遣送張學良到台灣，移駐新竹井上溫泉⑨。」

一線自由希望幻滅

張學良移駐黃山時，蔣先生親自打電話給劉祕書，劉和蔣的對話是這樣的：「你們在路上走了幾天？為什麼沒有消息？」「報告委員長！是因為沒有通訊的地方。」「漢卿在路上好嗎？你們在黃山住的地方怎樣？」「很好！張先生的精神很愉快。請委員長放心。」「你們以後的行動，要隨時向我報告，免得我掛心！」「是！是！」說到這裏，電話才收線。^⑩

張學良在平常日子裏劉祕書（乙光）經常向戴笠聯繫，很少直接去麻煩蔣先生。在福州時，張學良患病，他們才打急電，向蔣先生報告。此時蔣先生尚駐節武漢，蔣先生在那三四天裏，都有限「即到立復」的電報來，詢問張學良的身體病況如何，並問是否要從漢口派醫生來。從這些事實看，蔣對張確是非常關心的^⑪。

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五月二十日，蔣介石核准莫德惠去探視張學良，亦寓有請莫德惠安慰張學良之意^⑫。

同年十月，蔣先生又命保密局設計委員會主任張嚴佛前往台灣，陪張學良住數月^⑬。亦係安慰之意，並觀察張學良的一切，以便向蔣報告。

同年同月，張治中攜家人到台灣度假。當時台灣警備副司令彭孟緝是張治中的學生。張治中向他要求拜訪張學良。彭孟緝勉強允許了。後來，蔣介石對張治中不經他的核准而會晤張學良，非常不滿，曾下手諭：以後非經他親自批准，任何人不得去見張學良^⑭。

編輯部更正啓事

本誌二七七期（七十九年三月號）十一頁上段中外古今欄第一、二行應為：師門瑣憶（我對蔣蔣先生的無形追隨）……李煥（40），第五、六行應為……美國特務傳真（透視美國聯調局）……黃天邁（13），因印刷廠未照付印稿改正付印，特此更正，並向作家李煥、黃天邁兩位先生致歉。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一月，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理總統後，立刻給參謀總長顧祝同下令釋放張學良，同時派程思遠為代理總統代表專程去台灣找陳誠商量釋放張學良一事。結果，都以囚禁張學良一向歸軍統局保密局管理，只聽命于蔣介石一人，別人無權過問為由，而予以拒絕^⑮。像這樣拒絕代總統的命令，就證明代總統不能充分執行職權。蔣介石當時以國民黨總裁身分仍然總攬軍政大權。

被俘創傷終身難忘

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國民政府遷設台灣，當時蔣經國擔任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並領導情治單位。「管束」張學良的工作，由蔣經國接替。

蔣經國接下「管束」張學良的工作後，對張學良的生活特別照顧。他本人經常去看望張學良，或是約張學良和趙四小姐到他的官邸小聚，並且約他們共同的朋友作陪，如王新衡、張羣、張大千等都是經常被邀約的。

以上從張學良被幽禁開始，一直到蔣經國奉

命「管束」張學良，這樣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蔣介石是經常注意張學良的生活，經常親自指示「管束」工作的要旨。尤其看望的人，必須由他親自批准。至於張學良假如生病之時，尤見蔣介石的關切之情。

最為世人所詬病的，是蔣介石的「以不變應萬變」的精神，用在不釋放張學良的身上。有人說蔣介石不釋放張學良，是張學良將他「規矩」，等於他的被俘，他以被俘殉節教導軍人，並以永不錄用「被俘歸來之人」為目標，而他竟是「被俘歸來之人」，在心理有創傷，因此以無限期囚禁對付張學良。另外的分析是在抗戰時期不敢放他，怕他仍能領導東北軍，有礙軍權的統一。抗戰勝利後不敢放他，是怕他被中共利用，以壯中共的聲勢。

在台灣，不敢放他，是怕他被「黨外」利用，影響他的強人政治。但張學良，是挽救中原大戰對他的統一中國有功之人，又是使他聲望達到巔峯而能領導抗戰的人，故不能加害，只有在生活上設法叫他滿意，只有叫「管束」他的人注意他的健康，使他安享餘年。從這一點看，蔣介石

還有「獨裁性格」之處的人性的一面。

註①遼寧省政治協商會議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遼寧文史資料》，第十七輯，A在同張學良相處的日子裏，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二二六—二二七頁。此處引傅紅霖著「張學良的政治生涯」遼寧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頁二九〇—二九一。

②李毓沐「戰冀翹訪問記」，台北，一九八五年版。

③夏明曦「張學良在奉化」，美國（中報），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此處引傅紅霖「張學良的政治生涯」頁二九一—二九二。

④于鳳至在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十一月，蔣邀張學良參加國民黨的三屆四中全會。張在南京時，宋靄齡、美齡姊妹一定要張妻子鳳至到上海見其母，宋氏姊妹嬲于拜其母為乾娘，從此她們便以姊妹相稱。于鳳至想起舊情，故有此舉。但宋美齡亦不能說動蔣介石，故只有「我們對不起張學良」的嘆息而已。

⑤司馬春秋「張學良傳奇」，台北，一九八七年版。傅紅霖「張學良的政治生涯」頁二九二。

⑥司馬春秋「張學良傳奇」。高山流「張學良幽居生活實錄」（香港春秋出版社一九七一年一月再版）。此處轉引「張學良的政治生涯」頁二九四—二九五。

⑦高山流「張學良幽居生活實錄」，頁三七。關於這一段話，傅紅霖在「張學良的政治生涯」註⑩是說引「實錄」三五—三八。竟變成這樣這一段文章云：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爆發，中國進入全面抗戰階段。這天，平常不喝酒的張學良也興奮地喝了一點酒，他認為他發動西安事變的目的終於實現了，被日本帝國主義壓迫的中國人民終於團結地站起來抵抗日軍的侵略了。當時他慷慨激昂地揮舞著手對警衛隊員說，他要帶東北軍打回去！張學良寫信給蔣介石請求參加抗日，但他的愛國熱忱和願望未被接納，蔣介石回信拒絕，並叫他好好讀書。接著軍統局長戴笠特來雪竇山住了兩天，暗中觀察張學良的行動。惟「實錄」在第六五頁說：「于鳳至曾和孔夫人宋夫人通過信，戴先生到山上來時，張先生曾託戴先生帶給蔣先生一信，信裡說什麼話，無法知道。」「實錄」在第六六—六七頁上說：「當七七事變發生之後，我們一班人都認為張先生快要恢復自由而替他高興，他自己雖然不作任何表示，但我們可以從他那種興奮態度中，窺知一二。在離開溪口以前，張先生的心理上多少還存有若干幻想，他想：「也許蔣先生由於軍情緊急，尚未想解決我的問題，

稍假時日，也許會在團結抗日的大目標下，出而為國效命。」等到我們從溪口作遷移行動時，張先生雖覺得有些失望，但還未至絕望的程度。一直等到由萍鄉再移居郴州，張先生才開始感到絕望了。他這時知道，在抗日這個大號召下，他如果沒有出去的機會，那他的恢復自由，將非一朝一夕的事了。」

⑧同⑦，頁一一四—一一五。

⑨同⑦，頁四〇—一〇九。又「張學良的政治生涯」頁三—三。

⑩同⑦，頁四八—四九。

⑪同⑦，頁六四—六五。

⑫司法叅政「張學良評傳」香港，一九八五年版，頁三一六。

⑬同⑫。

⑭同⑫。

⑮蕭承恩：「孤島野火」，東京，一九五〇年版。此處引「張學良的政治生涯」，頁三一五—三一六。七十八年十月十六日

中外文庫 詩聯新話 之二十八

謝康博士著 定價柒拾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母性文學、詠史詩、清詩派別。下篇：楹聯新話；有楊杏佛、吳佩孚、章太炎、康有為、陳布雷、馬君武、曾國藩、左宗棠、胡漢民、邵元冲、謝無量、丘逢甲、徐世昌、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

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